

基于档案的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研究述评

牛力^{1,2,3} 王烨楠²

(1 中国人民大学数据工程与知识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3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摘要]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记忆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档案是城市记忆的载体,是保护和构建城市记忆的重要资源。本文总结了档案对城市记忆建设的重要价值,并将以档案为资源进行的城市记忆全过程建设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今后的研究作参考。

[关键词]城市记忆 档案资源 资源建设

[中图分类号]G270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in our country, City Memory attracts broad attention. Archives are the carrier of City Memory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tecting and constructing City Memory.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e importance of archives in constructing City Memory 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City Memory construction basing on archival resources from two aspect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which can be a reference for the next research.

Keywords: City memory; Archival resources; Resources construction

1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各地旧城改造,城市“同质化”,逐渐失去特色和多样性;同时,城市文化失去根脉,城市人群缺乏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城市记忆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目前学术界对城市记忆还没有形成统一共识,本文中的城市记忆是指处于同一座城市的群体随着城市的形成、发展和变迁在

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共同记忆。

档案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原始记录,是辅助记忆的重要资料,“档案记忆观”也逐渐成为档案界共识。本文从档案与城市记忆建设的匹配性入手分析,梳理并总结档案在城市记忆建设中的重要价值;从资源管理的视角出发,以资源的“输入—处理—输出”为框架和线索界定城市记忆建设

Professionals[J]. J Doc, 2014, 70(2): 221 - 240.

[14] Lee C A, Tibbo H R, Schaefer J C. Defining what digital curators do and what they need to know: The DigCCurr Project[EB/OL]. (2007-08-02) [2015-04-26]. http://www.ils.unc.edu/digccurr/archiving2007_paper.pdf.

[15] Heidorn P B. The emerging role of libraries in data curation and e-science [J]. 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 2011(51): 662 - 672.

[16] Higgins S. The lifecycle of data management [C]// Pryor G.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London: Facetm, 2012: 17-45.

[17] 康雷震. 电子档案管理中的前端控制[C]//

王茂法. 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浙江省基层档案工作者论文集.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3: 219-223.

[18] 曹霞. 国内 Data Curation 研究现状与热点分析[J]. 图书情报工作, 2014(9): 144-148.

[19] Milena D, Wendy M D. The ever changing face of digital curatio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digital curation [J]. Archival Science, 2015(3): 1-4.

[20] Alex H. Poole. How has your science data grown Digital curation and the human factor: a critical literature review[J]. Archival Science, 2014(11): 1-40.

[作者简介]毛天宇,男,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档案信息资源管理,发表论文10余篇。

阶段;以档案管理环节为基础,深入探究城市记忆资源从调研、收集到开发与展示的全过程建设的研究和实践进展,总结已有建设成果并分析研究不足,为今后的研究和实践作参考。

2 档案——城市记忆建设的重要资源

2.1 城市记忆建设依赖于记忆的延续

2.1.1 记忆的存储与延续需要载体。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孙德忠^[1]从认识论角度出发认为社会记忆由主体、客体和中介三个基本要素构成,中介是连接主客体的工具手段。康纳顿^[2]认为社会靠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来实现记忆传递。朱蓉^[3]认为城市记忆主要由记忆客体材料和主体两部分组成,显性客体材料由人体可感知的物化形式来彰显,隐形客体材料则由以表达概念、意义的符号与行为来传承。

总之,不管是个体记忆还是社会记忆,都需要客观内容的承载者以实现存储和传承,即记忆载体。

2.1.2 档案是城市记忆的有效载体。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档案是人脑记忆的延伸。任汉中^[4]指出了人脑记忆的四个缺陷:容量有限、保真性受到质疑、因人的寿命有限而消失、在交流上受时空限制。丁健^[5]强调“档案是人类记忆功能的延伸”。汪俊^[6]进一步指出档案弥补了人脑作为记忆载体的容量有限及容易失真等缺陷,避免了“失忆”,是将个体记忆转化为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

其次,档案是稳定的记忆载体。肖岚^[7]认为档案作为记忆载体有一定的稳定性,表现在它不会因为记忆主体的消亡和历史的变迁而受到影响。张丽萍^[8]认为人们通过纸张、磁盘、光盘、照片等介质材料,以书写、刻录、数字化等方式存储在载体上,将人类记忆固化起来,信息内容不会随时间的流逝增减和变化,具有稳定性。

2.2 城市记忆建设依赖于可靠的记忆信息

2.2.1 档案是城市记忆的反映。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档案体现城市记忆的完整性。黎妍晖^[9]指出档案是各个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记录,也包括了城市从形成到发展各个阶段方方面面的历史记录,在内容信息上是丰富广泛的。许典利^[10]指出档案涵盖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化、技术等多领域的历史记录,人们通过积累档案保存历史事实。

档案体现城市记忆的连续性。薛真真^[11]指出档案的储存具有连续性,能不断地将新的社会文化信息即时地吸纳过来。黄鹂^[12]将档案看做是保护过去、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张丽萍^[8]认为档案工作者经过长期的工作实践形成了收集、整理、保管、利用、鉴定、统计、编研等档案整理工作环节,这些连

续的工作环节有效地保证了档案所记录的记忆的连续性。

档案反映城市记忆的选择性。丁华东^[13]借用认知心理学的“记忆选择定律”说明记忆具有选择性。库克^[14]指出“主要的历史诠释行为并非发生在史学家打开档案盒之时,而是在档案工作者装盒之际”。张丽萍^[8]认为具有保存和利用价值的档案被档案工作者选中,经过系统整理,赋予档案新的品格,形成了未来将要被拥有的新的历史记忆。

2.2.2 档案对城市记忆具有补校与恢复作用。具体体现为:

第一,档案作为实践活动的证据,可补证校验历史。徽学研究专家栾成显指出:“大量的文书档案,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和文物性质,是研究历史文化的的第一手资料,它不仅可以对典籍文献加以补正,而且具有独特的、新的研究价值。”^[6]丁华东^[13]考察史籍,认为“二十四史”无一不是在充分利用档案的基础上撰修而成的。

第二,档案作为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可实现缺失记忆的恢复。保罗·康纳顿^[2]提出“记忆的恢复借助了外来原始资料”。刘辉^[15]举例说明如长城仅凭外观只能获得它的结构、形状和建造材料等信息,若有档案可查,则可获得它的建造年代、建造过程和背景等深层次信息。汪俊^[6]将档案视为记忆建构的“元资源”,是第一手材料,许晶晶^[16]以“对古建筑的抢救性修复或重建需要以设计图纸作依据”对此进行了论证。

2.3 小结

随着1992年“世界记忆工程”的实施,“档案”与“记忆”联系日趋紧密,档案界普遍认同档案的记忆属性,“档案记忆观”成为学界共识。在此基础上,大多数学者都从档案的基本属性出发论证档案是城市记忆的载体,以及档案本身就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但是,在目前对于档案是城市记忆建设的重要资源的研究多是从档案与城市记忆的关系来谈档案的重要性,未能从城市记忆建设的角度出发,阐明城市记忆建设的具体要求,从而实现建设目标与资源特性的匹配。这一点还有待深入探讨和论证。

3 城市记忆资源建设全过程研究

记忆与档案具有统一性。杨惦南^[17]认为记忆活动的识记、保持和再认、再现,与档案工作的收集、保管和开发利用等基本环节有相似之处;而记忆中的“记”与“忆”和档案工作的“收藏管理”与“社会利用”这两对相似的基本矛盾都贯穿记忆活动和档案工作的全过程。尹雪梅^[18]认为对城市记忆档案资源进行整合、激活、再现、传承的过程就是城市记忆的构建过程。

本节基于资源建设与管理的视角,认为以档案资源为基础进行城市记忆建设是一个以资源“输

入——处理——输出”为主线的管理过程,是从记忆资源调查、收集、开发,到城市记忆成果的展示与应用的全周期的建设过程。

3.1 城市记忆资源调查

综合各学者观点^{[19][20][21]},本文中的城市记忆档案资源是指在城市形成、变迁和发展中直接形成的对城市具有重要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一方面我们不可能认为所有的东西都重要,另一方面我们不可能没有选择地进行记忆或者保存。”^[13]历史上形成的档案浩如烟海,“应对资源的来源展开深入调查,掌握资源数量、分布情况、原始形式等具体信息”^[22],这是进行城市记忆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表 1 城市记忆档案资源范围

城市记忆 档案信息资源	有形的城市物质文化遗产类档案信息资源	有关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著名街区、文物古迹和民间工艺品等方面的图片影像、文献资料以及典型实物等方面的档案资料。
	无形的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档案信息资源	有关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市井文化、民间习俗、歌舞戏曲、故事传说等方面不同形式和载体的信息资源。
城市记忆 档案文献	城市概貌档案文献	城市历史沿革档案文献、城市测绘档案文献、城市气象档案文献、城市水文档案文献、城市地震档案文献、城市人口普查档案文献。
	城市管理档案文献	城市规划和土地、房地产管理档案文献,城市经济管理档案文献,城市社会管理档案文献,城市文化管理档案文献,城市环境管理档案文献,城市突发事件管理档案文献。
	城市建设档案文献	市政设施档案文献、城市建筑档案文献
	城市活动档案文献	城市重大事件档案文献、城市纪念活动档案文献、城市重要会议档案文献、城市重要赛事档案文献、城市节庆活动档案文献、城市重要科研活动档案文献、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文献、城市居民档案文献、城市著名人物档案文献。

综上所述,对于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划分及范围的确定较为复杂,要兼顾物质形态与反映内容,还有待更为细致和深入的考察。

3.1.2 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分布。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26]曾指出:“档案馆是保存人类记忆的各种表现形式,保存社会记忆、个人记忆的最权威场所。”档案馆是保存档案资源的权威场所,大部分城市记忆资源也存于档案馆中。王新利^[27]、黄振平^[28]指

3.1.1 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范围。基于档案资源进行城市记忆建设,首先要了解哪些档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记忆源泉,这就需要确定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具体范围。

王立荣^[23]按载体形式来划定城市记忆资源的范围,将其分为体裁类、文献类和实物类,任敏^[24](表1)认为城市记忆属于“文化遗产范畴”,从档案所反映内容的物质形态来划分城市记忆档案资源,但分类较为简单,不够详尽;郭红解^[25](表1)总体上按事由原则对城市记忆档案资源进行分类,涵盖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但仅关注文献类资源,仍具局限性。

出图书馆、博物馆也是城市文明的收藏者,保存有各种老照片、书信、档案等,如上海图书馆珍藏的“盛宣怀档案”。戴志强^[29]指出由于档案形成主体的多元化,民间团体、企业、协会、个人等也保存有城市记忆档案资源。谢文群^[30]强调近代以来因战争劫掠、盗掘以及不正当贸易等诸多因素,我国大量的历史档案流散在国外。

表 2 城市记忆资源分布

分布	档案馆	图书馆	博物馆	协会团体	个人	海外
内容	资源数量和种类最丰富,涉及城市方方面面的资料。	多为名人手稿、书信、日记、照片等。	实物类档案较多,工艺品、证章、石刻、剪纸、邮票等	协会收集抢救一批与协会相关的档案,如艺术类档案等。	散存一些历史档案以及反映城市人民生活的家庭档案,如票据、老照片、契约等。	因历史原因流落海外的珍贵档案,散于各侵略国家如日本、英国、德国等。

综上,基于档案的城市记忆资源分布呈现出集中性与分散性并存的特点:集中保存于档案馆等文化机构,散存于民间及海外。资源分布的这种现状造成不能摸清全部城市记忆档案资源,但为资源收集方式的选择及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3.2 城市记忆资源输入

因记忆资源分布广泛,资源输入可理解为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收集。收集方式要依资源分布和表现形式的特征而具有针对性,笔者根据学者^{[31]-[43]}的观点总结了如下四种。

表3 城市记忆资源输入

收集方式	资源类型	实施方法
馆藏利用式	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及其他文化馆长期收集、保存、积累的与城市相关的综合性及专门性档案资源	挖掘馆藏，按需选择
广泛征集式	民间的非官方性档案资源及海外流散档案	鼓励捐赠与合理收购相结合，收藏进馆与代为保管相结合；与民间收藏家保持联系；境外征集通过复制、交换的方式。
即时记录式	城市发展、变迁概貌类	拍摄照片及影像资料等方式。多角度、全方位摄取，从中选优；注意突发事件和历史瞬间的记录；做好拍摄内容的备注信息（时间、地点、内容、背景）等。
其他特殊方式	实物类资源	特色建筑、壁画等无法收集进馆，注重抢救、保护、维护；将具有历史价值和古城特色的老街区，老民居、老建筑、文物古迹、历史纪念地及名厂、名店、名校等造册登记，建立名录。
	口述档案	因主观性较强要重视对口述者的选择，考虑其背景、经历、所处位置和代表阶层等因素；要对口述档案与真实历史进行比对、区分与鉴别以求记忆的准确性。

3.3 城市记忆资源处理

3.3.1 记忆资源有序化。收集的档案资源是大量的、零散的、无序的，不利于记忆主体的获取和理解。因此，要对资源按一定方式整理，使之有序化以方便利用。

张忠凤^[44]、王立荣^[23]都主张建立书目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专题数据库、信息资源导航系统等来全面梳理档案资源。在档案资源有序化的维度上，薛匡勇^[20]认为从范围上可分为局部和总体整合，从程度可分为初步和完全整合，从维度上分为横向、纵向和立体整合。郭晶^[45]则在具体方法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可根据档案形成主体性质、反映对象、载体形态的特殊性、“高龄”情况进行资源整理。

3.3.2 记忆资源编纂。一些学者认为档案编纂就是对记忆的建构。如丁华东^[13]认为编纂活动中对记忆资源的“挑选、考订、校勘、编排和注释”，是“对断裂记忆的延续，破碎记忆的整合”，是对历史记忆的重塑。连明发^[46]认为档案编研就是城市记忆“记”与“忆”的循环模式的体现，既是记忆客体在主体意识中留下痕迹的过程，又是记忆主体将客体材料重置于现实并识别和理解的过程。

在资源编纂的方式方法上，连发明^[46]提出应遵循集体性、原真性、整体性、系统性的原则；卫奕^[47]对资源的利用提出了具体要求；客观选材、适度阐释以保证真实记忆，多角度选题选材以保证广泛记忆，加强细节的挖掘以保证深度记忆，注意形式的变化以保证生动记忆；刘建英^[48]等认为在新形势下要以需求为导向确定选题，通过联合编研的形式优化工作成果，依靠网络编研提高实效。

3.3.3 记忆资源数字化。记忆资源的数字化，即“利用现代各种信息技术手段，对传统实体资源进行录入、扫描、加工等处理，将其转化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数字图像或文字，形成电子目录数据库、原文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等数字资源”^[49]。“数字化形式的建设成果在可用性、共享性、持久性等方面更具有优势”^[37]，既是存留过去的需要，也是适应未来的要求。对于记忆资源的数字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探讨城市记忆数字资源库建设方案。冯惠玲^[50]提出的“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以档案数字资源为主体，以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为记录形式，各地区、各行业可分别建设子库。樊树娟^[51]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可行性与实施原则，提出了“加强领导，通力合作”、“资源收集多样化”及“加强数字资源管理”等策略。吴建华等^[52]提出了具有整合、传承和服务功能的数字档案中心，作为城市记忆的“仓库”和“窗口”。

二是研究数字化资源的组织及规范。必须采用“统一的数字元数据标准”^[53]以实现资源共享。资源存储及转换标准的统一能够移除多机构合作资源采集过程中存在的格式不统一的障碍，为资源的组织及深度利用奠定基础。^[54]“美国记忆”通过“技术方案”和“质量标准”两方面要点对资源的基本单位、编目与元数据、检索与索引、系统建设、质量标准等进行了规范。^[55]^[56]范维晨^[57]另辟蹊径，从 Web2.0 视角出发，提出除元数据之外的分众分类法和主题地图的资源组织方式，但其现实可操作性还有待检验。

3.4 城市记忆成果输出

实现成果输出原因有二：其一，档案资源作为触

发记忆和过去事件回忆的“试金石”,只有在“被获取、理解与利用”^[58]中才能发挥这种的功能,这就需要城市记忆主体的参与;其二,“保存城市记忆最好的方式是不断传播城市记忆”^[59],档案是一种固化的记忆或载体,以档案资源为主体建构的城市记忆传播范围有限,被记忆主体认知的机会有限。因此,只有通过多种形式将成果输出,通过与记忆主体的相互作用,被人们广泛理解和认知,才能形成共同的城市记忆。

3.4.1 输出目的。城市记忆成果输出主要实现两个目的:

一是实现历史文化的展示与传播。徐拥军^[60]强调中国记忆工程旨在促进国家文献遗产的保护和中华文化的传承,提高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增强全球华人的归属感、身份感,促进中华文明的对外传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魏彬冰等^[35]认为通过展览、图书、声像和学术研究等形式的城市记忆输出,能够为公众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体验、历史追溯、精神熏陶、审美鉴赏”。

二是实现成果的应用与拓展。首先,建设成果可应用于城市管理。赵淑梅^[61]总结辽宁省丹东市实践经验,希望利用城市记忆资源形成的专题资政报告实现对城市建设规划的建言献策,帮助政府决策。其次,建设成果可应用于教育领域。游毅^[62]建议我国的城市记忆建设能借鉴“美国记忆工程”,将记忆材料大量投入到中小型教育,提供给公众做终生学习之用。最后,建设成果可应用于相关产业发展,实现增值。杨雪云、丁华东^[63]总结徽州市利用城市特色记忆开发传统产品、吸引外资、开发旅游景点等经验,可将记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

3.4.2 输出平台。城市记忆的传播需要媒介,城市记忆建设的成果输出可分为线上和线下双渠道。

线下主要是传统媒介,如出版社、电视台等。刘瑛^[64]认为档案部门要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出版相关书籍、光盘等;加强与电视媒体的合作,制作播出城市记忆宣传片。此外,举办展览也是实现城市记忆传播的有效途径。宋鑫娜^[65]提出展览的地点可从传统的社区、学校等拓展到文化广场、商业中心、旅游景点、机场大厅等社会公共场所,扩大覆盖面。刘立^[66]指出要对所展览的资源的“获取渠道、体现的历史背景、包含的内容、存在的意义等做充分说明”,以此“激发他们对城市的历史进程研究的兴趣,以及身为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感和自豪感”。

线上则是通过网络实现输出。陈斌珠^[67]提出既要借力档案网站,设置有关城市记忆的栏目,又要借助即时交互、简单方便、大众广泛的博客和微博,并设置相关链接扩大关联度。周婷^[68]则主张建立专门的城市记忆网站,利用网络技术,构建网络化的信息

平台,更好地扩大宣传和利用。

3.4.3 输出形式。刘付英^[69]指出城市记忆“以文字、表格、图纸、照片、拓片、摹本、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形式来展现,尽可能地反映城市原貌。陈斌珠^[67]总结并建议城市记忆展示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利用图片、照片加文字的形式展示,二是采用在线网络视频展示,三是建设3D虚拟展厅,采用三维方式展示。丁华东^[70]认为可通过档案汇编、档案图片选编等形式实现内容挖掘和展示,以文本、图像、声音、声像、多媒体等形式管理。

结合上一节输出平台的归纳,输出形式为两类:一是图文型,包括文字型、图表型和图文结合型,如文字汇编、图文并茂的展览等;二是影像型,主要包括音频型和视频型,如电视纪录片、光盘等。

3.5 小结

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的研究有两方面趋势:在认识上,重视程度增加,研究范围逐步展开,涉及资源的收集、开发与利用等方面;在方式上,由传统向现代发展,顺应时代要求,开始在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方面提出构想与方案以实现资源的长期保存与建设。

但仍存在不足:首先,对资源建设的认识深度不够,只关注其中一两个阶段,未能形成对资源全过程建设的整体认识,缺乏系统性;其次,资源开发的方式有所局限,多数研究集中于传统的档案编研,缺乏创新性;最后,数字化资源建设研究仍显空白,文章较少且多为整体方案设计,技术及应用还需进一步探索。

4 城市记忆工程实践研究

城市记忆工程缘于1994年冯骥才为“抢救天津老街”而发起的“历史文化考察与保护”活动。这项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掀起了保护城市记忆的序幕。2002年青岛市率先提出了“城市记忆工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开展“城市记忆工程”的城市已有50多个大中小城市并不断有新的城市、区加入进来。

本章从城市记忆全过程建设的角度出发,以记忆资源的“输入—处理—输出”为基本维度,抓取典型城市,探究全国城市记忆工程建设实况,总结建设实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规律并查找不足。

4.1 城市记忆工程举要

韩若画、加小双等对城市记忆工程的典型做法已做总结,本文列表在此基础上,结合上海城市记忆论坛集、相关网站内容及新闻等,对城市记忆工程做进一步梳理。

4.2 小结

十余年的城市记忆工程实践取得了一些成绩:从地区来看,由开始的大城市逐步向中小城市发展,从沿海发达城市逐步向内陆城市推进,由城市逐步

建设阶段	方式/形式	城市	典型做法	总结
资源收集	馆藏利用式	北京市	北京市图书馆依托百年馆藏历史文化资源开展“北京记忆”	该方式适用于档案馆、图书馆等文化场馆馆藏丰富、历史悠久的城市。
	广泛征集式	青岛市	从 2004 年开始远赴德、美、日等国家开展历史档案征集复制工作。共征集复制档案资料 57 万页，照片 5400 余张、地图 300 余份、电影 320 分钟，购买图书资料 388 件。	该方式适用于所有城市，境外征集则是历史上曾受到外国侵略者侵占和掠夺的城市找寻珍贵历史资料的有效途径。
		威海市	于 1996 年起实施流失海外档案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先后 5 次组团专程赴英国、南非，征集到有关威海历史的档案 4 万多页、缩微胶卷 248 米、照片 3600 多张，在全国首开地方跨国搜救流失海外文化遗产的先河。	
	即时记录式	天津市	1994 年起，冯骥才拿出高飞组织历史、文化、建设、考古等有关方面的学者，对天津一条街进行了地毯式考察，组织百名摄影家系统拍摄，历时 3 年，共拍摄照片 3 万多张。	该方式适用于所有城市，尤其是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进程快，拆迁改造频繁的新兴发展城市。
		青岛市	2002 年起开始对城市面疱进行抢救性拍摄，到 2006 年底，形成了 850 条主要街道、120 个城市村庄、195 个企业事业单位、80 座优秀建筑、60 个风景名胜点、116 个居民小区、40 个古遗址、76 个里院建筑、15 条河流、100 多个建筑项目等共计 1752 个项目的 2 万多分钟录像档案和 2 万张照片档案。2015 年的拍摄重点是全市中小学校、农贸市场和搬迁老企业。	
	其他特殊方式	武汉市	2008 年，由江汉大学、 武汉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武汉市商务局、武汉市文史馆、何祚欢工作室共同主办的“城市记忆工程·武汉工商业家族口述史”，计划用 3 年的时间，用“口述历史”的方式，把老武汉的商业风俗、工商业大家族的家族史尽可能全面记录下来。	适用于非常规性资源的收集，要根据资源的特殊类型和特点灵活处理。
		成都市	对具有历史价值和古城特色的老街区、老民居、老建筑、文物古迹、园林胜景、历史纪念地及名厂、名店、名校等造册登记，建立“成都城市记忆工程数据库”	
资源处理	资源有序化	长沙市	对收集到的相关文字、照片、录音、录像、实物档案资料进行集中鉴定整理，分门别类建立专题档案全宗。	鉴定工作要具有权威性

资源编纂		苏州市	编辑出版《苏州年鉴》20 余册；以苏州繁华商会为特色，编纂《苏州商会档案丛编》《苏州商团档案汇编》《苏州商会百年》；编辑出版《馆藏名人少年时代作品选》以加强青少年教育。	经验：一是要突出地方特色；二是要面向不同群体，满足各阶层需求
		南京市	2009 年至 2011 年实施“开启记忆之门”编研工程，成立“开启记忆之门”编研工程协调委员会和学术指导委员会，集聚了南京地区来自档案、历史、方志等社会科学有关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分批到全市各级档案馆、档案室开展实地调研，参与“开启记忆之门”编研工程策划、编纂、编写等工作。目标是集中推出 10 部装帧设计精美、文化品位较高、品牌效应突出、市场反响良好的“城市记忆”优秀编研出版物。	经验：编纂工作是城市记忆建设的重要环节，要集中权威力量以保证准确。
资源数字化		广州市	2012 年 4 月正式启动“广州记忆”数字文献资源库建设工程，分总体规划、资源建设、技术研发、拓展应用和运营保障五个分项。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与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分别为其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	目前实现城市记忆数字化建设的城市很少。数字化是城市记忆建设的方向，应大力普及，并在技术及标准上予以统一。
		重庆市	2008 年提出启动“重庆市城市数字记忆”工程，目标是以全市各级各类档案馆，各市级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档案室为建设对象，以分布档案信息资源库建设为核心，重点建设涵盖馆（室）藏档案的全市性、超大型、分布式、规范化、可共享的档案目录数据库、档案全文数据库和多媒体档案数据库；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完成电子文件中心建设，建立起与重庆电子政务统一规划、同步建设的电子文件归档管理和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管理系统，实现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同步运行的“双轨制”归档管理；初步建成以市档案馆馆藏为核心，以各区县档案馆馆藏为骨干，以各专门档案馆、部门档案馆馆藏为补充，连接全市各机关档案室的市、区（县）和条块结合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体系。	
输出平台	线下	福州市	2006 年举办《福州市城市记忆展》《福州市友好往来赠品陈列展》《纪念中国共产党 85 周年图片实物展》，截止 2007 年 9 月共接待三千一百多人次，包括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大专院校、中小学校师生，社区工作者和离退休老同志，档案部门领导、工作人员、专家等。	输出平台还有待拓展，输出形式有待创新。城市记忆成果的展示应集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才能增强展示效果，增加吸引力。 另外，城市记忆建设在成果应用方面十分滞后，应着力推进。

			上海市	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开展东方讲坛“城市记忆·上海的故事”系列讲座，并在东方电视台“东方大讲坛”栏目播出。 市档案馆与文化传播公司合作，拍摄完成并出版发行百集电视专题片《追忆——档案里的故事》。	
		线上	北京市	“北京记忆”网站 2007 年面向公众开通，是以近百年馆藏为依托的北京历史文化资源性网站。网站包括北京文汇、旧京图典、燕京金石、京城舆图、昨日报章、专题荟萃、乡土课堂、网上答疑、游戏十个目录，以及三个板块：当代北京，包括历史、自然、行政区划、人口等；文化北京，介绍十个主题，京剧、四合院、外国人在北京、故宫、长城等；旧京印象，用三百余幅图文结合的画面展示旧京的面貌，分为：春明旧貌、都门杂忆、古都生活、燕京风俗、九门人物。	
	输出形式	图文型	杭州	《清代杭城全图》、《清代大运河全图》	
			北京市	图文并茂的“胡同展”	
		影像型	大连市	电视专题片《凝固的记忆》《从隆冬开始的春天——纪念恢复高考 30 年》	
			天津市	天津档案网城市记忆三维展厅	

向区、县延伸;从方式来看,由拍摄记录城市面貌到收集各类资源并进行有序开发利用,收集以及开发利用的形式也根据资源类型和时代需求逐步多样化。但仍存在诸多不足:

4.2.1 一是对“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的认识有待提高。许多城市盲目跟风,对“什么是城市记忆”以及“怎样将收集的资源提炼为城市记忆”没有深入认识,认为仅仅拍摄、收集就是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认知。

4.2.2 二是实施及参与主体有待扩展。城市记忆资源建设虽以档案资源为主体,但也涵盖其他多种资源。目前我国城市记忆工程的实施者绝大多数为档案部门,其他部门的参与度不够;另外,“城市记忆”的主体是全体市民,应广泛调动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力量共同参与城市记忆资源建设。

4.2.3 三是资源建设的技术和手段有待创新。目前的城市记忆工程仍然以拍摄、编研和展览为主要方式,缺乏创新性。在新时代应与时俱进,以先进技术支撑多样化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手段,提高资源建

设的效率和效果并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

4.2.4 四是建设成果的应用与拓展亟待加强。目前绝大多数工程都以保存和展示为工程终结,没有建设成果的应用意识。工程建设的成果是对城市记忆资源的深度挖掘和提炼,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应充分利用,应用于文化、教育、知识产业等方面,发挥最大价值。

5 小结

综合以上研究,笔者认为对于“基于档案的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的研究主要有两点不足:首先,认识不到位,视野局限。未将城市记忆建设看做从资源输入到成果输出及应用的全过程,系统性欠缺;许多学者仅将城市记忆作为发展档案事业、提高档案部门地位的契机,将重点放在档案研究上,忽视了档案资源与城市记忆的契合。其次,缺乏创新性,基础研究有待加强。研究重点集中于一个或几个问题,易造成重复研究;宏观层面的建议多,基础问题重视度不够;理论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度。

基于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基于档案资源的城市

记忆全过程建设”的研究可从以下三方面继续展开：一是从城市记忆建设的实际需求出发探讨档案的价值和匹配性；二是对全过程建设的流程和步骤做细致严谨的梳理；三是深入探讨在建设过程中档案资源成为城市记忆的内在机制。

注释与参考文献：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面向政府决策的档案知识库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4CTQ034);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基于领导决策的档案知识库建设”(项目号 14ZHA001);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基于政府开放数据的城市记忆资源整合”;北京市档案局科研计划项目“面向政府决策的档案利用与知识服务体系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1]孙德忠.社会记忆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2]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朱蓉.城市与记忆:心理学视维中的城市历史延续与发展[J].南方建筑,2005(4):65-68.

[4]任汉中.档案起源:人类记忆的一次嬗变[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139-143.

[5]丁健.档案与档案工作:固化的记忆与记忆的固化[J].档案学研究,2002,(5):17-20.

[6]汪俊.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作用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2.

[7]肖岚.论档案与社会记忆[D].武汉:湖北大学,2013.

[8]张丽萍.浅析档案记忆建构[J].兰台世界,2011(24):24-25.

[9]黎妍晖.关于城市记忆视角下的档案工作思考[J].湖北档案,2010(4):16-18.

[10]许典利.刍议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J].兰台世界,2010(6):32.

[11]薛真真.档案与社会记忆构建[J].档案管理,2006(2):34-36.

[12]黄鹂.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综述[J].浙江档案,2012(5):11.

[13]丁华东.昔日重现:论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机制[J].档案学研究,2014(5):29-34.

[14]T·库克,李音.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J].档案学通讯,2002(2):74-78.

[15]刘辉.档案是城市记忆的重要元素[J].兰台世界,2014(S1):48-49.

[16]许晶晶.论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存留[J].档案,2011(4):44.

[17]杨惦南.钱学森先生关于档案的两次论述及

推论——兼论档案是最典型的记忆工具[J].档案学研究,1990(3):54-58.

[18]尹雪梅.“城市记忆工程”:拓展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程序的新取向[J].山西档案,2010(3):26-28.

[19]郭红解.对城市记忆及其档案文献的解读[J].上海档案,2008(2):7-10.

[20]薛匡勇.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的整合[J].档案与建设,2009(11):14-17.

[21]杨洋.城市记忆工程对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影响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3.

[22]耿健.网络数字资源库建设研究[J].新世纪图书馆,2007(2):75-76+49.

[23]王立荣.城市记忆信息资源建设研究[J].唐山学院学报,2011,24(2):78-80.

[24]任敏.构建城市记忆档案信息资源体系探析[J].档案,2014(11):51-53.

[25]郭红解,邹伟农.城市记忆与档案[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9.

[26]胡安·卡洛斯.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上致词[C]//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文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7-8.

[27]王新利.公共图书馆保护“城市记忆”的实践与思考[J].图书馆,2011(5):109-111.

[28]黄振平.博物馆:城市记忆、标志及通向未来文化的桥梁——以江苏南通市为例[J].江南论坛,2005(11):56-58.

[29]戴志强.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涵义及其整合[EB/OL]. 2008-02-25 [2015-09-30]. http://www.archives.sh.cn/dalt/daggz/201203/t20120313_9529.html.

[30]谢文群.论档案在国家记忆建构中正能量的释放[J].档案,2013(4):13-16.

[31]陈芳,谭家发.整合城建档案资源与保存城市记忆[J].城建档案,2011(9):26-27.

[32]徐丽萍.“社会记忆工程”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研究[J].浙江档案,2015(1):17-19.

[33]郑飞.加强档案征集工作 丰富城市记忆工程[J].四川档案,2010(4):36-37.

[34]威海市档案馆,《中国档案》杂志社,上海市档案局.“档案与城市记忆”论坛文集[C].北京:中国档案杂志社,2007.

[35]魏彬冰,何珊珊.留住“城市记忆”[J].浙江档案,2013(1):30-31.

[36]许岩.修复城市记忆 接续断裂文脉——聚焦首届全国境外档案征集工作会议[J].中国档案,2012(7):18-19.

[37]韩若画,刘涛.“国内外记忆工程”实施现状

综述[J].档案学通讯,2012(3):14-18.

[38]陈梅.保护城市记忆档案部门怎么做[J].浙江档案,2011(10):40-41.

[39]朱强.城市记忆工程抢救式拍摄[J].中国档案,2014(8):36-37.

[40]吕红.浙江记忆工程视角下的档案收集工作[J].中国档案,2012(7):59-61.

[41]王红,王丽萍.大众文化记忆:口述档案[J].黑龙江档案,2009(2):39.

[42]王玉龙,谢兰玉.口述历史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互构机制探论[J].档案学研究,2014(5):40-44.

[43]晏瑾,徐燕.口述档案对社会记忆构建的影响[J].云南档案,2012(4):50-56.

[44]张忠凤.城市记忆建设中的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研究[J].兰台世界,2006(1):19-20.

[45]郭晶.关于城市记忆档案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建设的研究.黑龙江档案,2012(6):40.

[46]连发明.构建城市记忆—城市公共档案馆编研功能拓展初探[J].档案管理,2009(1):25-27.

[47]卫奕.论档案编研与社会记忆的构建[J].档案学通讯,2008(6):45-47.

[48]刘建英,谢海洋,王思乐.档案编研在构建“城市记忆工程”中的作用刍议[J].北京档案,2013(4):31-33.

[49]喻玲.浅谈档案数字化深加工[J].兰台世界,2009(7):19-20.

[50]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J].档案学通讯,2012(3):4-8.

[51]樊树娟.中国记忆工程数字资源库构建探析[J].浙江档案,2014(3):10-11.

[52]吴建华,戴晶晶,杭珊等.城市记忆工程背景下城市数字档案中心建设研究[J].档案学研究,2009(6):57-61.

[53]李哲汇.地方特色数字资源库的开发与设计[J].情报探索,2003(4):51-53.

[54]徐拥军.建设“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的构想

[J].档案学通讯,2012(3):9-13.

[55]真漆.美国记忆:特点,技术方案要点及质量标准(上)[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1,24(4):313-315.

[56]真漆.美国记忆:特点,技术方案要点及质量标准(下)[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1,24(5):393-395.

[57]范维晨.论城市记忆工程建设与档案工作发展[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2.

[58]吕颜冰.唤醒记忆:论档案记忆的激发机制[J].档案,2015(1):16-19.

[59]孟晓华.城市记忆·档案行动[J].北京档案,2011(11):24-25.

[60]徐拥军.建设“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的构想[J].档案学通讯,2012(3):9-13.

[61]赵淑梅.档案部门在城市记忆工程中的作用[J].兰台世界,2012(S2):16-17.

[62]游毅.“美国记忆”与我国历史文化资源建设的比较与启示[J].情报资料工作,2009(5):56-59.

[63]杨雪云,丁华东.转型期档案记忆的资本化及其思考——以徽州历史档案为分析对象[J].档案学通讯,2012(2):8-11.

[64]刘瑛.城市记忆工程中档案文化资源的整合[J].兰台世界,2012(35):110-111.

[65]宋鑫娜.保存城市记忆背景下的档案展览工作的创新与发展[J].北京档案,2009(12):30-31.

[66]刘立.档案馆可以为城市记忆工程做什么[J].北京档案,2012(11):23-25.

[67]陈斌珠.借力网络媒介宣传城市记忆的路径探析[J].黑龙江档案,2012(6):28.

[68]周婷.档案馆在城市记忆工程建设中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兰台世界,2010(10):11-12.

[69]刘付英.浅议古建筑保护档案的收集范围[J].兰台世界,2013(S3):159-160.

[70]丁华东,崔明.“城市记忆工程”:档案部门传承与建构社会记忆的亮点工程[J].档案学研究,2010(1):40-45.

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社上述声明。